

# 佛陀的十大弟子小傳

## ——解空第一的須菩提（續）

摩 迦

### 九 人中第一的阿羅漢

須菩提尊者的生活和心境，恬淡自在，時時都在空三昧解脫者的領域裏。

在世間上做人，即使是一位聖者，那些諷謔譏嘲，仍然會加諸於你的身上，不管你是怎樣的白璧無瑕，遠離名聞利養，為眾生做了很多事情，但世間上有些凡夫俗子，總要為你造謠生事，說你怎麼不好。

須菩提尊者修道，弘化，日日做着普利群生的工作，但冷酷的人情，諷謔的言語，仍然放不過他。不過尊者對這些都看如平淡的風雲，從來不因此而動心生氣。

有一天，須菩提尊者在弘化的途中，忽然聽到批評他的言論，他們說：「須菩提有什麼了不起，他大概什麼修行也沒有，你看他在比丘中像痴癡呆呆的一點活動都沒有。」

有些比丘們聽了很為須菩提不平，都問他為什麼不和那些人辯白？

須菩提尊者心平氣和的回答道：「諸比丘！謝謝你們對我須菩

提的關懷友愛，但請你們不要作這不平之想。要知道無謂的辯白就是諍論，諍論是勝負心，與真理相違背。我們修道者，對於諷謔諷謔，甚至逆境魔難，都要看是助道的增上緣，借此可以消除業障，可以更加有信心。而且，在真理的世界中，實在沒有諍的必要。真理是無我無人的，無彼無此的，無高無下的，無聖無凡的。我知道一相平等，無住真空之理，所以我的心，像萬里朗朗的晴空，什麼都沒有，我何必辯白？」

解空的須菩提，他的心境，胸襟，就是這麼闊達自在，諸比丘對他的作風，都很欽佩！

須菩提尊者，對眾生忍讓的美德，確實是高人一等，他常常說：假若有眾生嫌我站立不好的話，我就終日端坐不起；如果厭惡我坐着不好的時候，我就終日立不移處。我於一切法中決不起一煩惱，決不惱一眾生。

須菩提尊者，能隨順世間，行大忍辱，與諸眾生，無惱無諍，都是由於他通達空性的緣故。

佛陀知道須菩提有這樣的修行後，很是歡喜高興，有一次曾在金

剛般若法會上稱讚他道：

「須菩提！在我的弟子中，修行能到你這種程度，算是很難的了。你已證得無諍三昧，這是在人中最為第一的，我們為你恭喜，你已經是第一的離欲阿羅漢！」

須菩提聽到佛陀的稱讚，心中很歡喜很感激，但又像是不敢當似的。他合十頂禮說道：

「佛陀！您對我們弟子，也布施慈悲愛語，給我們的鼓勵，我是滿腔不盡的感激之忱。佛陀！您說我是人中最為第一，是第一離欲阿羅漢，但是，我決不想做我是離欲的阿羅漢，假若我是有這樣的想法，我執就還沒有斷除，終日還是沉在有得有證的法執之中，佛陀！我沒有這樣想，也沒有這樣行，以不生無為的緣故，佛陀才對我說這樣的愛語讚詞。其實，舍利弗尊者，目犍連尊者，他們才是真正的離欲阿羅漢！」

很謙虛而又很善於言詞的須菩提，從他的說話中，就可以知道他是一位證得聖果的阿羅漢了。

### 十 岩中宴坐花雨

續粉

須菩提尊者是離欲的阿羅漢，與世無爭，對世間沒有什麼希求。他有時候住在僧團中和大眾共修共學，聆聽佛陀宣說的真理；有時候，林中習定，修學更高的禪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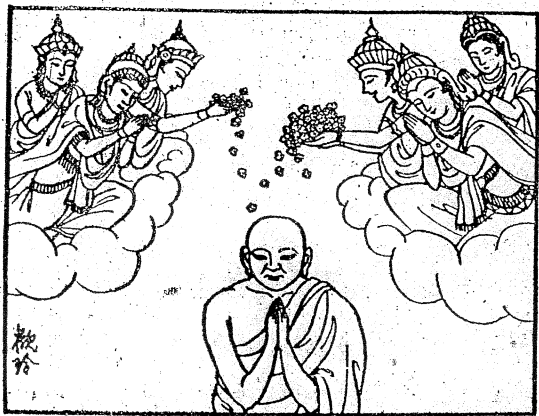
負有盛名的耆闍窟山，山峯秀麗，茂林修竹，是一

個風景宜人的地方。就是佛陀的聖駕，常常在這裡也可見到。須菩提尊者歡喜山居的生活，所以，靈鷲山上不時的可以見到尊者。

在晴天的時候，山旁，樹下，都有他的足跡，有時坐禪思維，有時經行觀想；在雨季到來的當兒，岩下，窟中，他是隨處安身。

深山叢林，在須菩提尊者看來是最好修行深造的道場，白天，看看出沒的飛鳥和猿猴，夜晚，陪伴着的有星月和蟲鳴。大自然的風光無限好，須菩提尊者老是這樣想，人是赤裸裸的生下來，應該要再赤裸裸的回到大自然的懷抱。

有一次，須菩提尊者在岩中冥坐的時候，入定在空三昧的禪思中，甚深的功行，感動了護法諸天，很多的天人出現在空中，散着花朵



(養供花散者尊提菩須的中定入向人天)

一朵一朵飄落在須菩提面前，他們合掌問訊讚歎須菩提尊者說道：

「尊者！在世間上做人，有高遠的名聞，有眾多的財寶，實在並沒有什麼可尊可貴。就是那些國王，富豪，他們一樣的終日給煩惱欲望所囚。尊者！世間上真正尊貴的是如你這樣的大修行者，你現時入在空三昧中，你的威德之光，照徹了我們的天宮。人間的須菩提，值得受天上的供養。你善說般若，不時的暢遊在如那碧空萬里的空三昧中，你把人間的凡情都已擺脫，黑雲似的煩惱，白雲似的菩提，你都不給它們蓋覆；你斬斷了欲情的鐵索，你擺開法執的金錄。偉大的尊者，請接受我們的天花供養，我們向你頂禮，表示我們的敬意！」

天人的稱讚，天人散落的花朵，驚動了在空三昧中的須菩提，他出定後，向天人問道：

「你們是甚麼人？為什麼要到這裡來對我兩花讚歎？」

為首的天人再合掌回答道：「我是天帝釋，他們都是天人。」

「為什麼要對我如此殷殷讚歎？」

「我們敬重尊者入在空三昧中善說般若波羅蜜多！」

「我對般若未嘗說一字，你們何必要讚歎呢！」

「尊者無說，我們無聞，無說無聞，是真般若！」

須菩提尊者一聽，會心的一笑，回讚天人說道：

「般若會上，佛陀宣說的無上甚深微妙法門，那知你們在護持道

場的時候，已信受領解，謝謝你們美麗芬芳的天花，願此天花，其香遍滿人間和天上！」

須菩提尊者說後，天人又再作禮，徐徐的隱沒在雲端裏。天人的雨花讚歎。除了佛陀，惟有須菩提尊者，才有這殊勝的光榮！

### 十一 天人奏樂問病

常常住在耆闍崛山的須菩提尊者，有一次忽然四大不調，病魔纏繞着他，使他的身心都感到很疲勞不安。

一位聖者，有着很大的修行，也要患病？有更多的人對這個問題感到不解。其實，業報所招感的人的色身，是有為法，既有為法就免不了苦空無常的現象。須菩提尊者是一位體證聖果的聖者，他的精神早已獲得解脫，但有為的色身尚在，有為的色身是世間法，這當然要受世間上生老病死的循環。

須菩提尊者病得很重的時候，他就把臥具展開來舖在地上，自己在上面結跏趺坐，端身正意的思惟道：「這個身體的病苦是從那裡來的？要怎麼樣才能遠離這個病苦呢？」須菩提這樣深切的反問自己，跟後就又思維道：「引發身體病苦的原因，有的是過去的業報現前，有的是現生違緣的關係，用醫藥，這是不能徹底的根除，這唯有深信因果，懺悔罪業，修習禪觀，從心不苦而做到身亦不苦。」

須菩提尊者有了這樣的禪觀和正念以後，頓時感到身心非常輕鬆自在，一點病苦都沒有。

正在這時候，護法的天帝釋帶領了五百天人以及很多的波遮旬樂神，從天而降臨到耆闍崛山。天帝釋隨即就命令波遮旬吹奏慰問的音樂。受命的樂神走到須菩提尊者的面前奏起琉璃琴，五百天人隨着歌唱道：

「尊者的德望比天高呀！尊者的修行比水長呀！渡過生死海，息滅有為火，老病的痛苦就能斷除。行業若懺除，垢穢能滅盡，願尊者從禪定中去體悟。尊者的病苦即消除呀！尊者的法躬即痊癒呀！」

一曲奏罷，歌聲停止，天帝釋領着眷屬拜見尊者的聖顏。須菩提慈祥的回禮讚道：

「你們的曲調和歌聲真是最微妙最和諧的音樂！」

「我們請問尊者，你此刻的病苦是不是還有呢？」天帝釋恭敬的探問着。

尊者便告訴天帝釋道：「諸法從因緣而生，諸法從因緣而滅，諸法的因緣和合則動則成，諸法的因緣分開則息則散。諸法相亂，諸法相息，法中生法，法法自有因緣果。黑法以白法治之，白法以黑法治之。好比貪欲之病，要用不淨觀來對治，瞋恚之病要用慈悲心來對治，愚痴之病要用般若慧來對治。」

「世間上一切，都是空的顯現，沒有我相，也沒有人相，沒有男女的分別，沒有是非的不同，一切

是法爾如是的。你們看那暴風吹倒大樹，或者是霜雪摧毀苗華，可是那枯萎的草木，如遇到春風雨水，自然能恢復他的生機。諸法相亂，諸法也自有他平定的時候。」

「區區如我須菩提的一點病苦，那是諸法相亂的時候，可是佛陀的如甘露的法水，還有那像春風似的禪觀，我的病早就消除平定了，謝謝大家的勞駕，我現在的身心很安穩自在。」

天帝釋聽了非常歡喜，向尊者頂禮後，就率領諸天又回到天上去。

尊者看着天人走後，還自言自語的說：佛陀會慈悲的開示過我們，身心的苦痛唯有佛法才能療治。這不是病了的時候來祈求，平時要闡法修行，具足證悟的根基。懺悔業障，深信因果，修積福慧，這是萬病的妙藥良方。

### 十二 般若會上暢論空理

須菩提尊者深具般若的空慧，不但能看破世間的譏譽，解脫物質上的束縛，而且更能以般若空慧和禪觀解除身心上的痛苦。

有一次，佛陀在般若會上，對須菩提尊者說道：

「須菩提！你很有辯才，深能體會真空的道理。今天在場聚會的菩薩們很多，你可以向他們解說般若波羅蜜相應之法，滿足他們的所

學：以共勉精進吧！」

佛陀這麼一說，在座的會眾都知道般若的法門，是甚深玄妙的法門，所以大家心中都在猜想道：「須菩提尊者能以自己的智慧辯才來宣說如是微妙之法呢？還是承受佛陀的威神之力來宣說呢？」

須菩提尊者知道會眾中的心意，他就說道：

「佛陀的慈命是不能違的，弟子們來說教，不論什麼深淺的教法，如果要能說得契理契機，這皆是承受佛陀的威神之力。承受佛陀的威神之力來說教，勸人修學，才能獲證到法的本能，才能和法的實相相應，才能和佛陀的心意相通。我以佛陀的威神之力，現在來宣說修學菩薩道的般若波羅蜜多的相應之理，這不是我的智慧辯才之力。」

須菩提尊者說話很謙虛，他說後又再頂禮佛陀，對佛陀稟告道：

「佛陀！弟子受您的救命，來說明菩薩與般若波羅蜜多的相應之法，但是什麼法才名為菩薩呢？甚麼法才名為般若波羅蜜多呢？我不見有法名為菩薩，也不見有法名為般若波羅蜜多。就是這兩個法的名稱我也沒有去分別。我以這樣的認識來說菩薩與般若波羅蜜多的相應之法，佛陀！请您先慈悲的開示，我能够滿足菩薩們的所學嗎？」

佛陀很歡喜的回答道：

「須菩提！菩薩只有名為菩薩，般若波羅蜜也只有名為般若波羅蜜，所謂菩薩與般若波羅蜜的名稱，亦只有名稱而已。這個本是不生不滅，不過為了便於宣說才假為立名。這個假名，不是在內，不是在外，也不是在內外之間，本來就

是不可得。譬如講「我」，亦唯有假名，我的本體，本來就是不生不滅的。有為的諸法，是如夢、如響、如影、如幻、如陽燄、如水中月的。可是，須菩提！菩薩要證得不生不滅，仍然是要修學菩薩法與般若波羅蜜的假名與假法。

「須菩提！菩薩修學般若波羅蜜，色受想行識的常與無常，樂與苦，我與無我，空與不空，有相與無相，有為與無為，垢與淨，生與滅，善與惡，有漏與無漏，世間與出世間，論迴與涅槃，都是不可執着分別的，其他一切諸法都是這樣。」

「須菩提！為什麼要這樣說呢？因為菩薩修般若波羅蜜多時，不應對諸法起分別之想，應住於空，住於無分別。菩薩修六波羅蜜等其他諸行，也是不見菩薩的名，不見般若般若波羅蜜多的名。菩薩只有求一切智，知道一切是諸法的實相，而這個實相才是不垢不淨的。」

「假若菩薩能照這樣修習般若波羅蜜，知道名相是權巧而假為的安立，則對色受想行識和其他的一切諸法，都不生起執着，對智慧不生執着，對神通也不起執着，對什麼都不執着，為什麼對一切法都不執着呢？因為有執着就是不可得。」

「須菩提！照這樣修習般若波羅蜜時，對一切法都不起執着時，才能增加完成六波羅蜜的修行，才能進入修行者的正位，才能住於不退的地位，具足神通，暢遊佛國，化益眾生，莊嚴清淨佛土，自己安住於自在解脫的境界。」

「須菩提！你有這樣想嗎？色

，是菩薩嗎？受想行識是菩薩嗎？眼耳鼻舌身意是菩薩嗎？地水火風空識是菩薩嗎？遠離色受想行識眼耳鼻舌身意地水火風識的人是菩薩嗎？」

佛陀！這以上都不可名為菩薩。

佛陀明知故問似的又道：

「須菩提！你說這以上都不名為菩薩，這是甚麼緣故呢？你對諸修習菩薩法者說明。」

須菩提道：

「佛陀！本來所謂眾生者，是不可知不可得的，不論什麼法甚至菩薩都是如此。說有這個法，說沒有這個法，以及遠離這個法性，都不名為菩薩。」

佛陀聽須菩提的回答，很高興的稱讚道：

「對啦！須菩提！所謂菩薩，所謂般若波羅蜜，皆是不可得，菩薩雖要修習，但本無修習。須菩提我再問你，色受想行識等的諸法是菩薩義嗎？」

「佛陀！色受想行識等都不是菩薩義！」須菩提深有了解的回答道：

佛陀又再很歡喜的嘉許須菩提道：

「須菩提！你說得太好啦！菩薩修習般若波羅蜜時，色受想行識的諸法或常或無常，或有為或無為等，皆是不可得。菩薩應以海闊天空的心情去修習般若波羅蜜。」

「須菩提！你說你不見到菩薩與菩薩名的法，法與法界，法界與眼界，眼界與眼界等，這些相對的

法並不是對立的。是什麼原因呢？

離開有為而說無為這是不可能的，離開無為而說有為也不能成立的。須菩提！菩薩這樣修習般若波羅蜜，不見什麼法，就能無所恐怖！把心不停於法，就沒有後悔的事。須菩提！如你所說，菩薩如此修學般若波羅蜜。也不得菩薩名，這才真是菩薩，真名般若波羅蜜，這才是為菩薩所說之教。」

在數萬聽眾的般若會上，為諸大菩薩說教，佛陀和須菩提尊者這麼一問一答，因為這深甚微妙的空深刻的體證和了解。就這樣，他解空第一的盛名在僧團中受着普遍的尊敬！

佛法，太高深了，太幽玄了，太博大了，我們要真正的來了解佛法，我們來向須菩提尊者看齊！

星雲法師著  
釋迦牟尼佛傳  
精裝三十元  
平裝十五元

本刊兼代流通  
佛陀十大弟子小傳  
(本刊出版)

智慧第一的舍利弗 每本一元  
神通第一的目犍連 每本一元  
說法第一的富樓那 每本八折

解三第一的須菩提 即將出版  
敬希期待  
※其他即將陸續出版※